



徐源

牵马饮水的人，放下手中的刀
坐在石头上，望太阳下山
总溪河流了千年，而他的老皮烟
才抽完一卷
他把烟灰，抖落在金黄的河滩上
河水清澈，以苞谷和炊烟酿造
河边的苞谷林被他砍倒后，青铜的蚂蚱
才跳到晃荡的草叶上
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总想一头扎进河里
但他老了，实在游不动了
秋更深了，总溪河更薄了
人世间，事物排着队，有着缓慢情思
他牵马，逆河而上，小路踩弯
深山里，有一盏灯火
等他，在万籁俱静的夜色中

秋天的主语

□ 河东

自立秋日下了一场雨后，黔西北大地上，结结实实晒了半月有余的秋老虎，沟沟岭岭，斜坡平坝，起舞一片苍黄——已是丰收景象：黄豆脱米、苞谷花壳，高粱红头，稻谷飘香。

傍晚时分，淅淅沥沥下起小雨。母亲坐在大门口往外望，眼睛里多了一丝喜悦。我洗完锅灶，揩干手走到母亲身边，望着天打趣说：“院坝都没打湿嘛，天气预报又成‘狼来了’。”

泔儿正理着头给手抄报涂色，头也没抬地接我的话茬：“这是阵雨。”“阵雨也是雨，总算带来几分凉爽。”

正说着，从东面赶过来几股凉风，“啪啪”带来一串急雨，大滴大滴的。风一下子紧了，右边大门晃了几下，索性扑来掩住了门框。雨溅落门廊上，随之弹落在身上，我和母亲往屋子里挪了挪身，秋夜又凉了几分。

“幸好黄豆和苞谷都收拾完了！”母亲皱起的眉头上，一条条沟壑中雨水淌过，去向心灵深处。母亲脸上的愁容展开来，便一马平川了。我知道，母亲正盘算着明儿把菜园子的辣椒和南瓜藤扯了，翻土，趁这场秋雨，种下白菜。

院子里随着急雨升起一股烟尘，在灯光下奔跑，刚起跑就被雨滴围追堵截，迅速落到低处，激起一阵生涩呛人的尘土味道。很快，味道消失，与之同时消失的，是急急慌慌的风。夜色加深，风反而自由舒缓了，慢慢拂动。

而伴在夜色中的雨，又像来时的模样了，不急不躁，真真切切地切割着被夜色包围的灯光。我抬头看太阳能的灯源处，往日纠缠不休的蚊虫无影无踪，散射的光芒一时无法聚拢，分开来，抹淡了秋夜。

想象抽身出来，退到一个足够看清房屋和院子的地方，一个应有的高处，一切尽收眼底的时候，这灯光沐浴的家，这扑闪着太阳影子的院子，像极了贴在夜色中的亮片，在秋夜的温热与雨水中，点燃期许，犹如母亲已经苍老，却对土地不离不弃。

有时，我替母亲焦灼着这种期许，这份渴望。我渴望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；我期许农事顺利，国富民足。渴望母亲背回家的大南瓜，籽粒饱满，甜糯可口。

带着这种期许，我开车去望哨坡的“两分地”拉黄豆，汽车的后备箱张着大嘴奔跑在乡路上，一地烟尘；妻叨我五点起床，去广场旁边的地里掰苞谷，背上还背个背篓；泔儿放下手里的书本，到菜地里插蒜瓣，撇着屁股，倒看村庄长到天上。

这样说来，秋，不仅仅是一个季节，更是一幅画。一幅丰满的山与水、物业与农事、生命的承接与希望的孕育的画，画风肆意，线条清晰，能浸润生命。母亲是一代主语，我和妻是二代主语，女儿是三代主语，述说着生命对画风的替补。

不止于此。我问母亲苞谷的收成如何？“比去年多了三口袋呢！”母亲是骄傲的，“别看今年苞谷个头不大，但苞谷粒很饱满，芯是细细的。”待母亲说完，妻不无焦虑地说：“妈，今年收的苞谷够喂好几年鸡了吧，明年干脆将地送王大哥种算了。”母亲有些犹豫，没有搭腔。

虽早已不是为了温饱耕作的年代，母亲仍然带着对大地的期许，迟迟不去休息。最后在泔儿上楼睡觉后，母亲才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纵然如此，我想母亲定会辗转很久，这场秋雨，柔而轻的雨水，漫过母亲的眼睛，漫过她倚床聆听的心情。

夜色不断加重，妻子已然熟睡，我轻手轻脚起来，走到二楼客厅窗前，轻轻推开窗，湿而重的空气一下子扑满怀。

秋，经过今夜，又多了一份情绪，恰好用秋天来遣词造句。我的母亲，带着一家子人，权且充当了句首的主语。或如陶渊明诗云：“开春理常业，岁功聊可观。”“但愿长如此，躬耕非所叹。”秋天，见证大地的富饶，见证农耕劳作丰收的喜悦，以此为心安，不仅是一种自得的生活，也是一种人生方式。



故园金秋

□ 黄泽

闷热的夏季越走越远，最后把一个金灿灿的秋天呈现在人们的视线。院坝的石板地上，还有些许燥热，老人们摇着蒲扇，悠闲地看着天边的晚霞。这样的天气，正好收获。故乡沙土的十里田坝、山坡、湾岔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总是这里一群，那里一伙，在田间地头忙碌着。

山里人用材质较轻的泡桐做成搭斗，用背架背着，或是用肩膀扛着，搁到先割好的一片稻田里，放平，这就成了一个移动的简易收割场。搭斗也叫“拌斗”，四面用木板镶成，很宽，很深，也不怕用力脱粒时稻子溅出。每到稻谷成熟的季节，搭斗就像是流动在田间的粮仓。

尽管制作搭斗材料很轻，但由于四面都是一米八左右长、八十厘米高的寸板，所以笨重，又占空间，平日只能放在偏僻的角落。但每到中秋前后，稻子成熟，搭斗一下子就成了“抢手货”。

搭斗使用时至少需要两个人合作，一个人割稻，一个人将割好的稻穗连同稻草一起，就近抱到搭斗边，高高举起，使劲往搭斗里摔打，稻粒便纷纷脱落，飞溅到搭斗里。待四周割好的稻子

搭完了，两个人才一起，选择斗的一边，拽住制斗工匠特意设置的两只“耳朵”，把搭斗拉到另一块待收割的稻谷边，重复相同的动作。稻子脱粒需要耗费大量体力，一家人收割，往往是女人割稻，男人负责搭稻，体力不济时，就换成女人搭稻。由于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一天下来，收获一二亩地水稻不成问题。

斗里的稻粒随着“嘣嘣”的声音，在不断增多，待积累到一定程度（一般为斗的三分之一），用撮箕将稻粒起出，分装在准备好的麻袋里。就这样，走走停停，来来去去，搭斗总是游走在稻田里，直到整块田里的稻子搭完，才换到别的稻田里去。

秋收最忙的时候，往往三五家邻居一起协作，互相帮衬，收完这家收那家。这个时候，女人们在前面割稻，男人们则跟在后面，从斗的四个角轮换着搭谷，说说笑笑，你来我往，抱穗、搭谷、捆草、起斗，一气呵成。也有好胜的年轻人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三下两下就把穗上的稻粒搭到斗里，撵着前面割稻的人。每到这个时节，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，还有欢笑声、问候声，在晴朗的天幕下，此起彼伏。

在路人不经意的目光中，漫野金黄的稻谷，几天时间，就只剩下摆放整齐的草把。

故乡的气候环境优美，土壤、地块合适，种出来的有机高粱盛名在外。在收获的季节，除了金黄的稻谷，火红的高粱也与稻子交错参差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布满了山梁、坝子。

收高粱相较于收稻谷，更费劲。高粱的穗和茎秆之间间距很长，且高粱果实的依附性强，不容易脱粒。所以收高粱第一件要做的事儿，就是用镰刀把高粱穗从高高的茎秆上割下来，十棵八棵穗子一起，用茅草或是高粱叶子绑成一束，就地挂在茎秆上晾晒。直到干透后，才背回家，集中铺到院坝里，用棍棒或者扬杆反复敲击脱粒。

乡亲们很勤劳，白天上坡割高粱，收稻子。夜晚回到家，简单地吃完饭，一家人在灯光下，簸谷子，打高粱。尽管辛苦，但看着眼前金灿灿的稻谷，红缨缨的高粱，丰收后愉悦的笑容顿时爬上眉梢。一盏灯火，几声笑语，在温馨而和谐的氛围中，撒在山村的夜色里，直到夜深人静，月影西沉……又是一个丰收之年。

院坝里的秋

□ 刘洋

在我的家乡，院坝又被称为场坝，无论是几户一个院落或一户而居，各式各样的院坝必定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农村的院坝栽有花草树木、时令小菜，装着平淡朴素的家长里短和独一无二童年时光，当然，最欢欣热闹的莫过于院坝里秋天的景象——粮食的收割、晾晒、加工、售卖或者颗粒归仓，秋天是最好时节，院坝是最直接的参与者。

日头刚刚升起，父亲便提着扫帚在院坝中挥动起来，他要赶在雨前把这一季的好天气里把这一季的粮食打包入仓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先把堂屋里苞谷、红豆之类的搬出来；水分稍多一些的木瓜放在院坝边树荫下的水泥地上；火红火红的辣椒平铺在另一头靠着田坎的地方，方方正正的，把院坝的一条边全部围住；接着又把挑选出来做种子的苞谷三五五个拴在一起立在院坝的正

前方……粮食们被摆放得挨挨挤挤，院坝逐渐被色彩填满。

看似毫无章法、儿戏般的打场晾晒却是父亲经过周密筹划的。木瓜湿且少，暂时还不能将木瓜籽进行剥离，只能放在树荫下；辣椒湿度大，稍微晒干水分即可悬挂，放在田埂边上有挡物的作用；苞谷密且个头大，在风口上容易被吹走；而那些在采挖的过程中“受伤”的洋芋，湿且臭，若好坏不分全掺杂在一起，好的那部分也会坏掉，所以要分开。至于中间留出来的那一块嘛，是留给小而轻的土豆——避免它们在暴晒或是抽打的过程中“逃离”。晒土豆还有个讲究：必须等太阳把院坝的地皮晒得发烫的时候再将其薄薄地铺上，当你听到“嗒、嗒、嗒”的声音时，便是它们脱离襁褓之际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始打、筛，然后入仓。

且让这些大地的馈赠尽情享受

秋日暖阳吧。空歇之际，父亲又把目标转移到树上。院坝，不仅是农产品的陈列馆，还是瓜果四溢的欢乐园。在老家，人们喜欢在自家的院坝中种上一些果树，开花可供观赏，叶茂可以乘凉，挂果尚可售卖。这不，父亲正举着自制的竹斗，抬头扫视树上的果子，将竹斗伸到果子下面，左面拧一下、右边拧一下，“噼”的一声，苹果、梨子一个一个顺势滑进斗中，不一会儿，簸箕被装得满满的。接着，父亲又抬了一条长凳，拿着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在葡萄架上将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剪下来，轻轻地装在提篮里，准备背到镇上去售卖……

从院坝到集镇，从山野到平原，人们兴高采烈地与秋共舞，而秋天，也用大块的浓墨重彩，把金灿灿的喜悦回馈给人们。

秋风逐渐隐入身体

□ 王近松

故乡已入秋，没有秩序的云雾又回到山中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让肌肤感到微凉。

喜欢秋天，第一次对秋天有细致描写，是写秋日的母亲。许多年后，我清晰地记得，三轮车行驶在小路上，两个少年就这样从秋天回到故乡，回到母亲的怀抱。

喜欢秋天，更多是喜欢秋日的宁静。

在故乡的大地上，秋天给玉米披上金色的外衣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但收获是建立在辛苦之上。放眼望去，田间地头全是劳动者，年龄稍大的六七十岁，年龄小的两三岁。我从小便在这样的场景中长大，对于丰收，一直有说不出的情愫。

秋天是彩色的，究其缘由，就不得不提秋风。秋风一吹，庄稼和草木在一夜之间被抽去了叶绿素。

五年那年，父母外出，将我交给二奶奶，二奶奶带着我去河边收玉米和瓜。因天冷，便在地边烧起了火，让我围火而坐。我不时起身跑开火堆，看着她撕开玉米缨子，从壳里取出玉米；将地中稍小的、已经成熟的瓜放在火中烧烤。烤熟的瓜的味道与煮熟的完全不一样——经过霜和秋风洗礼，入口时，有一股清香味。尽管过去多年，烟火味和瓜的气息却没有消退。

这几年，在各地行走，对秋天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而这种理解，都是从秋风隐入身体开始的，特别是耳朵。

秋日许多场景都是无声的，秋风隐入身体后，便成了有声的。就像天气晴好时，晚风吹过湖边的芦苇，水鸭划破水面游向湖光山色中……甚至有时候，秋风隐入身体时，会有不相关的场景在脑海中呈现，欢喜或惆怅，诚然，完整的秋

日必将是愉悦的。

外婆在世时，每到秋天，关节炎就容易疼痛，家里便会烧火，让她坐在火边，保证身体是暖的。在村里，大部分人一到秋天便要烧柴火。烧柴火冒出的烟，有一部分从眼睛隐入身体，成了我们脑海中对秋日理解的重要一部分，有一部分隐入山林，成为雾霭的一部分。

喜欢秋风，总喜欢站在树下，看秋风催着树木向大地献礼。就连常绿的香樟树，到秋天也要将一部分树叶染红。

我想，我是不善于写季节的，特别是那些需要刻画场景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固定。其实秋风隐入身体也好，还是霜满地，皮肤觉得凉也罢。这些都在告诉我们：要珍惜相拥的机会，正是那些相拥的场景，秋风才可见、才有暖意、才让人觉得秋天真的到了！



高粱脱粒 (范晖摄)